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利用思考

朱年涛

考古遗址公园是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传承中华文脉、展示文明瑰宝、激发文化活力的重要使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为新时代文物事业发展标定了历史方位、提供了行动纲领。位于山东的曲阜鲁国故城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2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存，是齐鲁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建好用好鲁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推动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

考古支撑是建设发展的根本需要

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根本在于考古，核心在于对文化价值的阐释与转化。曲阜鲁国故城是横贯两周的都城遗址，考古探明东西最长3.7千米，南北最宽2.7千米，总面积约10.45平方千米。鲁国故城考古已有80年的历程，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对城址进行的系统勘探试掘，基本搞清楚了鲁国故城基本文化内涵、年代框架和大致布局。遗址内分布有11处居住区、11处作坊遗存区、11座城门和4处重要墓葬区，划分了36处重点保护区，遗址整体呈现出“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为鲁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2021年以来，考古学者确定了宫城的布局、年代、城墙、城壕、城门、道路、排水系统、大型建筑基址等城市要素，进一步确定了大城年代、城墙分期与年代。诸多居址和墓地的发现，促进了对城内布局的新认识，大城北门、南门发掘，坊上村南墓地及车马坑，望父台墓地棺椁装饰遗存、铭文青铜器等发现，对深入研究鲁故城年代、城市布局建设、细化鲁文化年代框架、鲁国都城功能及其演变等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未来，鲁国故城应加大考古支撑，将考古工作贯穿于保护利用全过程，持续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深入揭示遗址内涵，还原周代都城的历史风貌与社会生活。同时，加快科技考古建设步伐，结合正在建设的鲁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深化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建设高标准文物库房和科技考古实验室。通过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全方位、多层次研究阐释鲁故城遗址价值，深化考古成果培育转化机制，建立考古培训课堂，不仅要加强自身队伍的考古成果阐释，更要将“研学儿童、大学生志愿者、遗址地居民、景区讲解员、文物保护志愿者”等群体吸引纳入科普宣教工作中去，有针对性地开展考古宣教，有时效性地进行考古阐释，推动鲁文化传承传播，实现考古成果与文化阐释、文旅体验的对标性转化，让考古发现及时走出库房、走进公众视野，让千年文明可感可知。以不断推进考古成果的有机转化，努力讲好“文物故事”，让考古成果源源不断地成为解读鲁文化、阐释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撑。

科技赋能是系统性保护的关键举措

过去，鲁国故城遗址保护工作侧重于预防性保护，公园建设重点围绕遗存城垣、墓葬区域的保护展开，主要以加强“三防”建设和常态化保护，难以满足大遗址全域保护、精准保护的需求。“系统性保护”理念要突破单点保护、分散保护的瓶颈，从全域统筹、整体施策的角度构建系统性保护新格局，实现遗址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整治、城乡建设发展、旅游开发利用的有机统一。

未来，应针对遗址不同区域的保护需求，实施精准化保护举措，采用夯土病害微创治理、结构稳定性监测、微生物矿化加固等先进技术，实施4000余米城垣本体保护，推进风貌重塑与连续展示，打造贯通式遗址展示带，设置城墙剖面展示、城门遗址节点与慢行系统，用科技守住遗址本底，让千年城垣“活”起来。严格保护墓葬本体与出土遗存，同时运用三维数字建档、墓葬结构透视展示等手段，系统阐释鲁国丧葬制度、宗法等级与礼乐文化，让地下遗存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在周公庙宫殿区，结合环境整治与标识系统展示提升工程，运用现代科技完善“三防”设施，优化展陈设计，实现传统修缮与科技保护的有机融合，让宫殿区在保护中焕发新面貌。要重点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感知网络，整合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实现遗址全域实时监测、智能预警、精准管护，让每一处遗存都能得到全方位守护，让科技成为鲁故城遗址系统性保护的“硬核力量”。

鲁国故城城垣保护展示外景图

鲁国故城宫殿区外景图

数字化创造是创新利用的亮点

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新时代，数字化已成为打破时空限制、提升体验品质的关键抓手。鲁国故城应以动态创新为核心，聚焦数字化展示利用，打造“系统性保护—数字化阐释—沉浸式体验”一体化体系，让地下遗址“看得见、摸得着、读得懂、体验深”。在宫殿区，依托航空遥感、考古三维激光扫描、建模等技术，高精度复原宫殿基址格局与建筑形制，运用AR增强现实、MR、元宇宙、全息投影等手段，现场复原遗存房址等礼制建筑、朝聘礼仪场景，实现“地面看基址、眼前见宫殿、手机观复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周代礼乐文明的魅力。在作坊区，可采用多光谱探测、X射线荧光分析等科技手段，深入解析冶铸、制陶等手工业工艺，建设数字互动体验区，通过VR生产流程模拟、触控式工艺复原等形式，展示鲁国手工业技术体系与产业布局，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古代先民的智慧。全域复原可视化导览系统是考古遗址公园未来建设的核心亮点，可探索构建高精度考古数字底座系统，整合多源考古数据，形成“一张图管全域、一个库存全史”的鲁故城数字化管理格局，实现对遗址全域的精准管控与高效利用。同时，上线复原可视化智慧导览系统，集成厘米级定位、AR现场复原、多语种智能解说、移动端全景导览等功能，打破传统游览模式的局限，让游客无论身处遗址哪个区域，都能通过手机等终端设备，直观感受遗址的历史原貌与文化内涵，实现“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沉浸式游览体验，让千年故城的文化魅力通过数字化手段得到全方位展现。

价值反哺是公园迸发活力的战略目标

大遗址保护利用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核心引擎。如何实现遗址公园自我输血、造血，让文物价值焕发经济价值，是当前各个遗址公园面临的重大课题。曲阜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正在聚力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鲁国故城是曲阜文化遗产的富集地、核心区，地理区位优势优越，资源禀赋深厚贵重，实现遗产价值反哺，既是激活遗址活力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遗址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未来，鲁国故城应以供给性调配为核心，丰富文旅业态、完善消费场景，推动文旅融合从“浅层融合”向“深度融合”转变，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的发展热潮。一方面，全面完成鲁国故城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形成以“城垣本体展示区、遗址博物馆综合体、周公庙宫殿区、望父台忠孝文化园区、东北角考古体验区、西北角研学拓展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遗址公园文旅业态链条。与“三孔”景区、颜庙、周公庙、寿丘少昊陵、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等热点景区串联成线，并联成片，打造特色优质旅游线路。另一方面深化与国内外知名文旅单位企业的商洽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园运维建设，探索“遗址+多元”业态模式，匠心打造主客共享的文旅消费场景。聚焦网络经济、夜间经济与研学旅游，构建多元消费矩阵，借力“遗址公园联盟”的集聚优势，分类特色资源，放大优势资源，积极探索遗址公园大产业建设。与此同时，重点提升“食、住、行”基础服务设施，提供优质多元的服务，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环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一批兼具考古、文物保护、文旅运营、数字化技术等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公园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推动遗址公园建设管理绿色高质量发展。

未来，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发展，将始终以创新创造为动力，以考古转化为支撑，以科技赋能为依托，以价值反哺为目标，推动鲁国故城从常态化的预防性保护向全链条式的系统性保护转变、从传统式静态展示向沉浸式智慧体验升级，变“流量”为“留量”，化“资源”为“资产”，着力打造都城遗址科技保护与活化利用新标杆，让千年鲁故城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传承中华文脉贡献更多的文物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省曲阜市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中心）

本版责编：张　硕　何文娟　陈颖航

云居寺全景

匠心护文脉　活化传千秋

——清明访云居寺

本报记者　张硕

清明时节，春雨润山，古柏含青。记者驱车前往北京房山云居寺，于肃穆清幽间，探访这座千年古刹的文脉根基，感受馆藏经卷碑刻所承载的文明重量，记录数代文保人匠心守护、活化传承的生动实践。

车停静琬广场。静琬是房山石经刊刻的发起人。隋大业年间高僧静琬深虑“法难”之痛，秉信“缣竹易销，金石难灭”的信念，遂携弟子以山泉为墨、山石为纸，开凿洞窟、镌刻佛经，开启了跨越千年的刻经事业。静琬刻下《法华经》《涅槃经》《华严经》等十二部经，在圆寂前嘱托弟子“代代相承，勿令断绝”。这份遗愿化作此后十余个世纪里，无数僧众与信士的执着坚守。

“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作为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隋末唐初，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有着“北方巨刹”的美誉。跨过石桥，古朴的红墙与山门映入众人眼帘。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宣传科长王晓宁介绍：“云居寺的坐向与一般寺院不同，一般寺院是南北向，而这座建筑坐西向东，前有杖引泉，依山傍水而建。这座寺规模庞大，占地7万多平方米，主要展出珍贵的‘三绝四宝’，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块经石、每一卷经书中，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这座古刹最独特的气质，在于它“因经而寺，寺以经贵”，以石经、纸经、木经“三经荟萃”的旷世典藏，成为中华文明传承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故享有“国家基藏版本库”之美誉。

步入云居寺，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无与伦比的馆藏石经。房山石经约14600余块、共1100余部佛典，跨越隋、唐、五代、辽、金、元、明各代，历时千余年镌刻而成，总计3500余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保存最完整的石刻佛教大藏经，有“石经长城”之誉。石经之中有玄奘译存世最早《心经》、唐玄宗御注《金刚经》等50余部孤本；经末所附6800余则题记，内容极为丰富，是补全隋唐辽金元历史的“石刻档案”。

寺内还有明《永乐南北藏》等版印经2万余册，清乾隆《龙藏》经版7000余块……此外，十余座唐辽清古塔、明代紫铜大佛、清代康熙铜钟等文物，共同构筑起集宗教、文献、艺术、历史、科学价值于一体的文化遗产。

在毗卢殿，我们看到了云居寺其中一宝：一级文物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王晓宁介绍道：“这尊毗卢遮那佛通体为紫铜铸造，重4.5吨。虽然以前大家都清楚它是明代的作品，但是一直未明确它的具体铸成时期，直到我们在数字化扫描时发现佛冠上有两行字，上面写着‘大明国万历四十五年造’，才解开了这一谜题。”“一般这种日期都是刻在佛像底部，像毗卢遮那佛把铸造日期刻在帽子上的还是比较特殊，也算是一个特色了。”王晓宁补充道。精细数字化扫描中，工作人员除了在佛像上提取到莲纹、八宝、金刚铃等传统纹样之外，更有小兔子、小鸭子、小蜜蜂等灵动动物图案。展厅里的数字化扫描件清晰呈现，小动物形象栩栩如生，让庄严肃穆的佛像，平添一抹鲜活的生活气息。

云居寺两侧分别建有南北两个塔林，其中南塔被毁后重建，南塔旁边就是存放辽金石经的地宫。北塔和四周的唐塔保存较完整，在开元十年李文安塔外部线雕图案中，我们发现了一只“小飞象”。它的前后蹄飞奔跳跃开来，小舌头调皮吐露，非常精美灵动，大家不禁脱口而出：“好萌好可爱！”王晓宁说，很多参观的游客都十分喜欢它，目前寺里正在开发以“小飞象”为原型的文创产品。

同行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张永强老师，深耕房山石经及寺内碑刻研究多年。他指着景云石塔塔侧的铭文向介绍：“开元十年塔的书写者是‘书助教梁高望’，你看其中的‘是’字写法，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是’的写法如出一辙，技艺精湛。”他又示意我们俯身观察塔室内造像，刻画的是胡人和侍女的形象，这些女性都丰腴婀娜，衣饰华丽，表情生动，反映了盛唐时期的审美情趣。

清明追思，追的是千年刻经人的坚守，思的是当代文保者的担当。自静琬为护正法、凿岩刻经起，云居寺便与“守护”二字紧紧相连。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介绍，近年来，云居寺以科学修复、精准展陈、数字赋能为抓手，系统性推进文物保护，让千年瑰宝得以永续流传。

文物修复方面，云居寺文物管理处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启动规模最大的纸经、木经抢救性修复，历时数载精修明代纸经468卷、清代木经500块，治理虫蛀、霉变、板结、脆化等病害，让濒临损毁的经卷经版重获新生。针对石经，坚持原址保护、最小干预，1999年将10082块辽金石经回藏至恒温恒湿密闭地宫；石经山上9个藏经洞内经版自1956年至1958年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拓印后，便全部归藏，目前仅开放隋代初凿的雷音洞，其余唐代各洞均保持原始封护状态。

展示传播方面，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建成石经地宫、纸经馆、木经馆三大专题展馆，以原状陈列、拓片展示、对比呈现等方式，完整呈现“三经荟萃”奇观；并赴大同云冈、北京皇城艺术馆举办云居寺专题展览，让石经文化走出房山、走向全国。

数字化保护方面，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积极推进文物数字化采集工程，对外露碑刻等风化石刻开展微痕迹高精度扫描，以AI技术还原模糊字迹，为石经建立“数字基因库”。目前，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档案系和张永强等专家合作，正在对近3万张房山石经拓片进行重新编号和高清扫描，以实现石经“数字永生”。白雪说：“古人以金石刻经，为文明做备份，我们用现代数字技术，再为文明做备份，这是跨越千年的使命传承。”2025年10月，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在北京市社科院挂牌，标志着石经研究迈入智库支撑、系统专业的新阶段。

短暂休整后，我们踏访石经山，文物保护员周有忠已经在山上守护十余载。雷音洞内，他介绍：“这里是石经山上唯一开放展示的洞窟，也是唯一一个经版镶嵌在墙壁上的洞窟，佛舍利便是在这块拜石下被发现的……大家细看，洞内存有两朝刻经：隋代原刻，元代补刻。”“元朝补刻的在哪里呢？”我们边翻阅张永强携带的石经拓片边迫切追问。周有忠指着南壁下方的两行小字说：“请看这里，清晰书写着‘高丽僧慧月、达牧补刻石经五片’。元朝时高丽僧人到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路过房山小西天时便到洞内朝拜。当时他们发现雷音洞中的石经风化相当严重，字迹难以辨识，于是去化缘，将化缘回来的经费用于补刻。千万不要小看这5块补刻的石经，它们填补了元代刻经的空缺。”倾听高丽僧人化缘补刻石经的感人故事，凝望满墙镶嵌得严丝合缝的石经，我们不禁被古人执着信仰和匠人精神所折服，震撼且敬佩。

据记载，雷音洞的上方是“小五台”，又名“小西天”。五台之上原各有一座小唐塔，现仅东台、南台上的石塔仍存。其中东台石塔塔铭记述了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请高僧智昇从长安送经到幽州云居寺“以充经本”的重要事迹。石塔上还刻了唐人游览所题诗句，其中王潜诗曰：“万木千峰空鸟喧，潺潺流水下长川。人来石室藏经处，一径归时带暮烟。”可谓我们此行的写照。

寻访结束，暮色将阑，一行人回到静琬广场。一天的学习走访，脑中已被在云居寺和房山石经看到、了解的各种信息填满，大家都感觉一天时间太仓促。白雪指着广场周围的步道指示牌介绍：“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门前环境改造提升，周围村子也开了很多民宿和饭店，以后大家再来云居寺，踏访石经山，就可以多停留两日，静下心来慢慢游览，体验千年刻经之路。”

岁岁清明，文脉永续。云居寺这座千年古刹，早已不只是一座寺院。从静琬发愿刻经，绵延千年，接力不绝；从老一辈文保人艰辛发掘，到当代工作者科学守护、创新活化。它是刻在石上的历史，写在纸上的信仰，雕在木上的传承，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化奇迹。

开元十年李文安塔室内造像